

大气磅礴的历史画卷

□沈承宙

音乐剧《牦牛革命》借助戏剧、音乐、舞蹈、舞台美术、灯光效果等多种呈现方式、艺术手段,把中国工农红军这段艰苦卓绝的历程呈现在舞台上,大气磅礴,震撼魂魄。观剧过程中,我真切地感受到,“革命”是这群红军战士的历史使命;“革命”是这群红军战士的崇高理想;“革命”是这群红军战士的行动指南。红军战士石头说:“红军就是我的家,红军教会了我两个字:革命!”全剧以一个真实动人的故事、一群质朴坚毅的红军,将革命背后的英雄主义精神进行了形象揭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说过:“中国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牦牛革命’。”这正是这部音乐剧命名的由来。

红军长征时期,在阿坝藏区筹集粮食的真实素材,是零星地散落在阿坝的各藏族居住区的,难以构成一个完整的传统叙事方式的戏剧故事。梁群导演久思索,决定另辟蹊径,采取一种有别于常规的叙事方式,运用了在同一时间发生在不同空间的事件的互相切换、闪回和细节拼接等方式,力求提炼故事的精神,而不是按时序叙述故事的过程。不以刻画某几个人物形象为叙事主体,而是努力展现长征过程中的民族命运,这种新的创作理念、新的展示方式,给予观众全新的观剧体验。

在梁群的执导下,演员们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角色。秦立夫扮演的红军营长田有粮,汪旺准扮演的红军战士齐婉琳,王静扮演的红军战士小石头,扎西妹扮演的红军女政委,个个形象鲜明,演唱都可圈可点。更令我感到惊喜的是,在梁群的构思中,全剧用相当多的篇幅,塑造了可歌可泣、可爱可信的红军英雄群体的形象。全剧上篇,有战士副社在红军驻地排练合唱和快板的歌舞场面;有红军战士和藏民一起收割青稞,推磨磨面的歌舞场面。这两个段落主要刻画了红军战士朝气蓬勃,充满活力,以及和藏民亲如兄弟,和谐相处的两个侧面。全剧下篇,有红军在夺粮战斗中英勇作战壮烈牺牲的场景;有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和恶劣的大自然搏斗的场景。这几个段落从正面刻画了红军的钢铁意志、战无不胜的英雄本色。

《牦牛革命》同时塑造了一群善良的藏民形象,刘茂扮

演的阿奶,阿英扮演的孙女森措,泽让达吉扮演的孙儿罗尔丹,是这个藏民群体的代表。剧中,国民党特务向藏民宣传红军是“红魔”,并绑架森措,打伤阿奶,嫁祸红军。是红军田营长和婉琳、小石头冒死救了阿奶。可是罗尔丹听信了国民党特务的反动宣传和栽赃诬陷,认为是红军所为,对红军产生误解。幸好,懂汉语的藏民桑吉及时劝阻罗尔丹,并告诉罗尔丹,红军不仅没有伤害阿奶和森措,正是红军冒着生命危险救了阿奶。森措把婉琳、小石头、田营长分别带到阿奶跟前的一段深情的戏,表现了阿奶一家三口,认清了红军才是他们救命恩人的主题。阿奶要把自己家里的青稞和牦牛都送给红军。为了动员藏民们都来支援红军,姐姐森措唱道,“我可以弹起这把琴,用歌声召唤乡亲。”随着琴声歌声,藏民们从四面八方来到阿奶的茅屋周边,听着森措、婉琳、小石头、田营长的歌声,明白了藏汉是一家,要争取民族解放当家做主人。导演在这里编排了一段藏民的舞蹈,没有任何高难度的舞蹈动作,用近似于生活状态的形体语言,清晰地表达了藏民们逐渐懂得了红军是一群怎样的人。这段红军和藏民生死相依的戏,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青稞熟了,红军和藏民一起收割。从红军向藏民学习收割,到红军帮助藏民推磨磨面,再到红军藏民水乳交融情同手足地跳起欢乐的锅庄舞,整场戏没有一句台词,一整段歌舞一气呵成,十分流畅。藏民帮助红军筹足了粮食和牦牛,红军准备离开阿坝藏区,藏民们依依不舍地送别;罗尔丹牵着心爱的牦牛陀嘎尔参加了红军。这场戏没有一句台词,也是一整段歌舞一气呵成的。这两个片段是音乐剧多元素融合的范例。

泽让达吉扮演的罗尔丹是全剧的亮点。他和牦牛们的深情对话,特别是他和心爱的牦牛陀嘎尔心领神会地互诉衷肠,用两个唱段“我也舍不得你们”和“我的陀嘎尔”,演绎得淋漓尽致,感人肺腑。他的演唱十分精彩,浓烈的地域风格,高亢透亮的音色,千回百转的旋律,情深似晶莹的雪山,胸怀如辽阔的草地。



音乐剧《牦牛革命》笔谈

雪山草地,红色阿坝,为集中展示阿坝州作为革命老区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由四川省阿坝州民族歌舞团历经两年精心创作、演出的音乐剧《牦牛革命》日前在成都城市音乐厅首演。该剧由王文芳担任制作人、林波和仲隆编剧、梁群总导演、钱琦作曲、边文彤舞美设计,以发生在阿坝州著名的“牦牛革命”为剧情主线,以红军在松潘草地向当地群众、土司等筹粮为主题,通过征粮小分队的所见、所闻、所感,真实讲述了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壮举。业内专家表示,该剧以波澜壮阔、起伏跌宕的情节架构,多角度、多层次颂扬了军民鱼水深长,讴歌了伟大的长征精神,以全新的创作理念、演剧样式、舞美空间,呈现了一幅大气磅礴的历史画卷。

——编者

一条小路穿过青稞地去远方

□陈志音

一部音乐剧以《牦牛革命》为题,可想而知,这个故事离不开毛泽东曾多次提到的“牦牛革命”发生地马尔康。四川省阿坝州民族歌舞团现任团长王文芳说,她的美丽家乡不仅有自然界的九寨沟胜景,更有一条红色的血脉、一段传奇的历史、一片深厚的沃土、一个善良的族群、一种特色的文化……继音乐剧《辩子魂》之后,该剧历时两年倾力打造、全新创作以红色题材与藏羌文化深度融合的音乐剧《牦牛革命》首次亮相,便引发业内广泛关注。

马尔康曾被称为红军长征的“北上驿站”。这部上下篇无场次结构的音乐剧,讲述了特殊年代藏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立场人士之间发生的故事。围绕红军筹粮设定人物:红军筹粮分队田营长、红军女战士婉琳、警卫员小石头、藏族青年罗尔丹、土司之子桑吉、藏族阿奶、藏族姑娘森措,红军女政委、土司、喇嘛,国军特派员与副官、次仁管家及家丁等。

该剧视觉审美形象写实又写意,既有巍峨壮丽绵延不绝的雪山峰峦,也有刺破青天冷硬尖锐的等腰三角,意象化+图解式的夹金山、腊子口,重点是营造出战争时期动荡不安的气氛。总导演梁群团队联手实施崭新的艺术手段,开场即以马尔康一带特有的高山九龙牦牛作为形象标识。在舞美总设计边文彤心目中,牦牛的陪伴是这片土地美丽的风景线。序曲结束大幕上赫然出现巨型硕壮的牛头,从炯然传神的牛眼内角,突然低落一滴泪,意味深长、触目惊心。红军长征之路,应为中国革命探索之路、

精神之路。舞台空间的结构建立,从渐行渐远蜿蜒曲折的一条小路铺陈展开,可以伸缩、变化,从不同的视角和维度建立不同时空环境。

“同志们,我们把刚学的歌再唱一遍好不好?”在川西北藏区树林中,婉琳带着战士副社成员和着清脆的竹板儿声唱起《一路走过》,清晰简明地叙述了中央红军撤离中央苏区,经历血战湘江、遵义会议、四渡赤水等艰险卓绝的征程。“金钟奖”得主、中央音乐学院副教授钱琦应邀为《牦牛革命》作曲。全剧开始便是令人为之倾倒的原生态女声独唱,经悠扬的竹笛SOLO牵引,穿透心田,萦绕耳畔,山神饰演者卓妮歌声清澈明亮,甘润甜美,如神来之笔,天籁之音。在《青稞麦浪》中,藏民开镰挥刀示范,红军挥刀开镰跟随。“黄穗子暖心上,红军藏人亲一家”是非常生活化、地域化、特色化的一场戏,庆丰年抢割忙,舞蹈语汇简练明快,别具风情的藏地圈圈舞,在这部戏里用得十分节制恰到好处。“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宣传队,我们也要把革命种子根植在川西北!”此处田营长、刘政委和婉琳、桑吉的重唱,水到渠成顺理成章。

写阿坝州的往事,藏羌音乐元素应该是无法回避且信手拈来的丰美素材。钱琦从“原研”中经心提炼音乐语言,强调了音乐剧式的“广谱”写作。田营长、婉琳等角色的呈现来看,文本中对个人人物之间的关系和矛盾冲突尚需梳理,对藏羌人民群众为支援红军捐粮捐物的具体事件还可以更加深入展开,以充分体现红军与藏民之间的深厚情谊,从而更加突出“牦牛革命”这一主题。

“霹雳一声震天响,穷苦人民扛起枪……”这是第一场戏中,红军战士集体的快板说唱,将快板这一中国独有的民间曲艺运用到当代风格明显的音乐剧中。整体而言,该剧音乐结构完整,节奏型、律动感的流行音乐风格的写作比较突出。剧中具有藏羌民族特征的唱段主要集中在藏族小伙罗尔丹和象征性角色雪山女神身上。罗尔

丹在与牦牛告别时用藏语演唱的《我也舍不得你们》,那种悠远深沉划破天际的抒情和高亢,即使不看字幕,也会被深深打动。

“一条路,曲折蜿蜒,向前,那是红军长征之路,也是革命之路,寻找着民族光明之路……”舞美总设计边文彤为该剧确立了舞美空间的核心语汇,简洁同时给予观众无尽的遐想。舞台中部,一个呈Z字形的三弯斜坡的小路,即是山地地貌的体现,更是具有长征路漫漫的意向表达,小路是舞台的主视觉和基底,根据戏剧的需要可以是任何假想的场地,藏民的小屋、土司的塔楼、喇嘛的寺庙,与多媒体有机结合,构成了具有三维透视效果的戏剧空间。舞美手段的综合运用,不仅是戏剧氛围的营造,更是戏剧表演的一部分,尤其是罗尔丹告别牦牛群的一段,动态的多媒体将真人与牦牛的形象结合,富有川西北地域特色的景象得到了较真实的体现;背景投影中高耸尖峭的山体形象,很容易想起毛泽东的十六字令:“山,刺破青天锔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全剧舞台调度疏密得当,造型感强,演员的表演也相当自然质朴。此次演出除了特邀四川省歌舞剧院男高音秦立夫饰演田营长,另一部分来自四川师范大学舞蹈学院的师生参与演出,剧中其他角色和群演全部是阿坝州民族歌舞团的演员。他们在舞台上的认真投入、激情奔放,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另外剧中没有少舞蹈场面,但是并没有游离于戏剧之外为舞而舞,比如丰收舞一段,舞蹈和戏剧情境紧密结合,在体现民族风情的同时,也丰富了舞台表现的色彩。

从《辩子魂》到《牦牛革命》,阿坝州民族歌舞团5年之内一鼓作气出了两部大戏,均赢得业界的良好口碑,而这个规模并不算大的地方文艺院团,在一部又一部的作品中得到了锻炼、成长并日益成熟,他们在丰厚自身的同时,也在观众的心中树立起了阿坝州的文化形象,功莫大焉。

革命历史的艺术回望

□游璋之

了戏剧的最初设定。

该剧主人公田营长名叫田有粮,这个名字包含了三层含义:一是表明他出身贫苦农家的身份;二是隐喻他所担负的红军筹粮的具体任务。田营长在剧中属于线索性的人物,剧中两次梦境的闪回都和缺粮有关,找到足够的粮食是他在长征途中最大的追求和梦想,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只有吃饱了才能更好地干革命。

从总的结构来看,这部剧还是相对完整的,故事的发展和推进也比较自然合理。全剧按照筹粮事件推进的时序展开。从战地文工团抽调调文的战士配合筹粮工作,这个切入点很巧。通常而言,文工团的战士不仅有文化,而且能歌善舞,这种人物特征与藏胞的民族特征不谋而合,同时也为该剧音乐戏剧化的演绎样式找到了合理的支点。剧中反复提到的婉琳的巴扬琴、小石头的胡琴,与藏族森措姑娘的札木聂成为红军与藏族同胞情感沟通的桥梁。舞台上,通过一段独唱、轮唱,和众多藏民循着歌声遥遥张望几个简单的戏剧动作,就完成了现实中可能会非常艰难的、深入群众做思想工作去筹集粮食的繁重,尽管看起来是简化的处理,但是却有效且快速地推进了戏剧的发展。从目前的呈现来看,文本中对个人人物之间的关系和矛盾冲突尚需梳理,对藏羌人民群众为支援红军捐粮捐物的具体事件还可以更加深入展开,以充分体现红军与藏民之间的深厚情谊,从而更加突出“牦牛革命”这一主题。

“霹雳一声震天响,穷苦人民扛起枪……”这是第一场戏中,红军战士集体的快板说唱,将快板这一中国独有的民间曲艺运用到当代风格明显的音乐剧中。整体而言,该剧音乐结构完整,节奏型、律动感的流行音乐风格的写作比较突出。剧中具有藏羌民族特征的唱段主要集中在藏族小伙罗尔丹和象征性角色雪山女神身上。罗尔

军民团结的壮丽赞美诗

□沈承宙

由阿坝州民族歌舞团打造的音乐剧《牦牛革命》日前在成都首演。震惊世界的红军长征途经条件艰苦的川康地区,是一段众所周知的历史。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马尔康及周边的藏羌同胞,毅然拿出2000多万斤粮食、20多万头牦牛等牲畜支持红军,地处偏远的马尔康因此被称为红军长征途中的“北上驿站”。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曾意味深长地感慨说,中国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讲是“牦牛革命”。

表现“牦牛革命”这一题材,是阿坝州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而选择以音乐剧的形式来反映这段历史,显然既是经过明智慎重的考虑,又是大胆地迎接挑战的。于是就有了我们所看到的这样一部有着深刻历史蕴涵和浓郁地域风情的作品。全剧以红军长征进入川康地区的历史为背景,通过以战斗英雄田有粮营长为首,由齐婉琳、小石头、沈阳、龙云等战士组成的征粮小分队,以刘政委为代表的战士副社,在松潘草地向当地的百姓、土司、宗教人士等,筹措青稞、牦牛、盐巴等物资和药品等戏剧性行动,来完成整个情节的建构。官兵们不仅经受艰苦恶劣自然环境的考验,而且遭遇敌对势力居心险恶的挑战,经过一系列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他们赢得了藏羌同胞的理解、信任和支持,终于获得了急需的粮食和牦牛等物资给养,红军从而得以继续北上,并且勇敢地突破了天险隘口,完成了长征这一伟大的历史壮举。

剧作对这一过程的展示是由一系列独特情节和细节构成的,因而也是紧张精彩和令人信服的。由于国民党特务派员和次仁管家等散布恶毒消息,进行破坏和挑拨,致使藏羌同胞不了解红军,使之误以为红军是“红魔”而产生极度恐慌情绪。更由于其派人化装成红军在村子杀人放火,牵走牦牛和粮食,还抢走阿姐森措和打伤阿奶,并将其栽赃嫁祸到红军头上,从而达到阻止红军征粮的罪恶目的,以致于血气方刚、不明真相的藏族小伙子罗尔丹愤然要去杀红军替阿奶阿姐报仇。不仅如此,特派员还与次仁管家勾结,将黑手伸向正直的土司,阴谋杀害土司之子桑吉。同时试图图谋诱拐自己的堂妹婉琳脱离红军队伍,此计不成便将其羁押了起来甚至打伤了她。正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对峙与较量中,剧作表现了征粮小分队和战士副社的官兵,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坚定不移的钢铁意志和灵活多样的方式,开展了争取藏羌同胞的工作,同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尤其是征粮小分队小石头的牺牲,使藏羌同胞真正了解了红军是人民的队伍。罗尔丹把最后一头牦牛送给了红军,获救的森措弹着琴用歌声召唤躲到山里的乡亲们放心地回家,将粮食和牦牛等送到红军的队伍。土司的儿子桑吉也要参加红军,跟随红军的旗帜,带红军走出草地。所有这一切表明和体现的是,军民之间患难与共、互助互爱的鱼水深情。

如何以音乐剧这一有难度的艺术形式,以及新颖的表现手段,来成功地演绎好这一题材,对主创人员显然是个巨大考验。从实际的观剧感受看,其以穷尽心思的艺术创造,努力使剧作达到颇为理想的艺术质量。首先剧作以多维度的叙事场景,来展现这段惊心动魄而又意味深长的历史,同时在剧情的推进过程中,以包括序曲在内的20首唱段构成音乐剧更为完整的有机艺术架构。这些层层递进、词曲精湛、内涵深厚的唱段,既兼有叙事和抒情的功能,也起到了刻画人物、深化主题的作用。对这些唱段的艺术处理,根据其内容和表达的需要,在采用常见的音乐剧的作曲法的基础上,灵活地融入红色歌曲的音乐,及交响乐、流行音乐、电子音乐、原生态音乐等元素,使剧作的音乐呈现出丰富多样的手法、风格与韵味,共同营造出红军长征的特定时代氛围和空间意境。

令人称道的是,剧作的舞美设计也极具匠心,体现出对剧作内涵的深刻思考与精彩表达。战事频仍、环境恶劣与粮草短缺严重地威胁着这支队伍的生存与去路,然而在历史的迷雾中他们依旧执着地前行。该剧以路作为主体意象,这是一条不断向前的路,即使充满变化也一直向前从未改变,所象征的是红军在泥泞中艰苦跋涉,迎着风雨,寻找出路、实现梦想的长征之路,因此也是中国革命的探索之路、精神之路和民族光明之路。而与此相映衬的山的造型,不做简单的表面模仿和写实性的处理,而以局部写实为基础,根据现代戏的要求作出当代性的审美尝试,进行写意性的抽象与概括,使之既具有厚重的稳定感,又具有锐利的突破感,更具有年代的桎梏感,从而将炫目的雪山、民族的苦难、政治的纠葛、人性的爱痛,集合在这部以牦牛为形象特征、有着强烈年代质感的土地上,形成一道悲情而美丽、腾飞而昂扬的风景区。以此为背景的舞台空间,体现出红军前行中的困难重重、危机重重和所付出的流血牺牲,以及这支队伍洋溢的青春与热血,绝境中永不放弃的信仰力量。此外,多媒体构建的三维时空光影等手段的综合运用,不仅给观众以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和视觉冲击力,其所衬托、体现出的主题意旨,也表达了当代人对于那个时代英雄们的深情缅怀。这也许正是这部剧作的思想艺术价值之所在。



艺术创作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就是选材,好的题材犹如优良的种子,会为作品未来的成长提供强有力的基因支撑。《牦牛革命》正是这样优秀且具有排他性的独特题材。阿坝州民族歌舞团在选材创作上是有眼光和情怀的,前两年,该剧以清道光年间藏羌勇士千里抗英为题材创作了音乐剧《辩子魂》,这次的音乐剧《牦牛革命》则将目光投向红军长征时期,川西北地区藏羌人民全力支援红军北上抗日的动人史实。

“牦牛革命”四字含义深厚,主语“牦牛”的象征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牦牛是一种全能型的家畜,它将自己的奶、肉、毛、役力、燃料全部贡献给了人类,这点恰恰是当年藏羌人民对于红军队伍毫无保留的支援和付出的真实写照。以“牦牛革命”作为剧名,不仅有强烈的历史感和革命浪漫主义的情怀,更具有鲜明的指向性。

《牦牛革命》通过“小”见“大”,围绕为红军筹粮这个核心主线,通过个人人物的命运和需求,展现大历史背景。该剧中有有名有姓的人物多达十几位,不同人物分别代表了不同阶级、阶层、身份,覆盖面可谓是全方位的。就音乐剧的艺术演绎形态来讲,如此多的人物形象集中在一部剧中,既要清晰交代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又要将他们置于不同的戏剧事件当中,《牦牛革命》基本完成